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丰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七十

第四集十二

新會 梁啓超

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

十二年一月十三日講演

李競芳
王覺新筆記

諸君！我在這邊講學半年，大家朝夕在一塊兒相處，我很覺得快樂。並且因爲我任有一定的功課，也催逼着我把這部十萬餘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著成；不然，恐怕要等到十年或十餘年之後。中間不幸身體染有小病，即今還未十分復原，我常常恐怕不能完課，如今幸得講完了！這半年以來，聽講的諸君，無論是正式選課或是旁聽，都是始終不曾曠課，可以證明諸君對於我所講有十分興味。今當分別，彼此實在很覺得依戀難舍。因爲我們這半年來，彼此人格上的交感不少。最可惜者，因爲時間短促，以致僅有片面的講授，沒有相互的討論，所謂教學相長，未能如願做到。今天爲這回最末的一次講演，當作與諸君告別之辭。

諸君千萬不要誤解，說梁某人是到這邊來販賣知識，我自計知識之能貢獻

於諸君者實少。知識之爲物，實在是無量的廣漠，誰也不能說他能給誰以絕對不易的知識。頂多亦只承認他有相對的價值。卽如講奈端罷，從前總算是衆口同詞的認爲可靠，但是現在安斯坦又幾乎完全將他推倒。專門的知識，尙且如此，何況像我這種泛濫雜博的人，並沒有一種專門名家的學問呢？所以切盼諸君，不要說我有一藝之長，講的話便句句可靠。最多我想，亦只叫諸君知道我自己做學問的方法。譬如諸君看書，平素或多忽略不經意的地方，必要尋着這個做學問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真正做學問，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因爲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終是人家的。況且所得的，也未必都對。講到此處，我有一個笑話告訴諸君。記得在某一本小說裏說：『呂純陽下山覓人傳道，又不曉得誰是可傳，他就設法來試驗。有一次，在某地方，遇着一個人，呂純陽登時將手一指，點石成金，就問那個人要否？那人只搖着頭，說不要。呂純陽再點一塊大的試他，那人仍是不爲所動。呂純陽心裏便十分歡喜，以爲道有可傳的人了；但是還恐怕靠不住，再以更大的金塊試他，那人果然仍是不要。呂純陽便問他不要的原因，滿

心承望他答覆一個熱心向道。那曉得那人不然！他說：『我不要你點成了的金塊，我是要你那點金的指頭；因爲有了這指頭，便可以自由點用。』這雖是個笑話，但却很有意思。所以很盼諸君，要得着這個點石成金的指頭——做學的方法——那麼，以後才可以自由探討，並可以辯正師傳的是否。教拳術的教師最少要希望徒弟能與他對敵，學者亦當懸此爲鵠。最好是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若僅僅是看前人研究所得，而不自行探討，那麼，得一便不能知其二。且取法乎上，得僅在中，這樣學術豈不是要一天退化一天嗎？人類知識進步，乃是要後人超過前人，後人應用前人的治學方法，而復從舊方法中，開發出新方法來。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學，自然會優於前代。我個人的治學方法，或可以說是不錯，我自己應用來也有些成效。可惜這次全部書中所說的，仍爲知識的居多，還未談做學的方法。倘若諸君細心去看，也可以尋找得出來。既經找出，再循着這方法做去，或者更能發現我的錯誤，或是來批評我，那就是我最歡喜的。

我今天演講，不是關於知識方面的問題。誠然，知識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

緊要，我從來並未將他看輕；不過，若是偏重知識，而輕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現在中國的學校，簡直可說是販賣知識的雜貨店，文哲工商，各有經理。一般來求學的，也完全以顧客自命。固然歐美也同坐此病，不過病的深淺，略有不同。我以為長此以往，一定會發生不好的現象。中國現今政治上的腐敗，何嘗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結果？蓋二十年前的教育，全採用日德的軍隊式，並且僅能襲取皮毛，以至造成今日一般無自動能力的人。現在哩，教育是完全換了路了，美國式代日式德式而興，不出數年，我敢說是全部要變成美國化，或許我們這裏——東南大學——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營。美國式的教育，誠然是比德國式日本式的好；但是毛病還很多，不是我們理想之鵠。英人羅素回國後，頗豔稱中國的文化，發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們這占全人類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變成了美國的「醜化」。這一點可說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國人切實敏捷，誠然是他們的長處；但是中國人即使全部將他移植過來，使純粹變成了一個東方的美國，慢講沒有這種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諸君怎樣，我是不願的。因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

是羅素所說的，把這有特質的民族，變成了醜化了。我們看得很清楚，今後的世界，決非美國式的教育所能域領。現在多數美國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過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過；忙進學校，忙上課，忙考試，忙升學，忙畢業，忙得文憑，忙謀事，忙花錢，忙快樂，忙戀愛，忙結婚，忙養兒女，還有最後一忙——忙死。他們的少數學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總想爲他們別開生面；但是大部份已經是積重難返。像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過活，那麼，千千萬萬人，前腳接後腳的來這世界上走一趟，住幾十年，幹些什麼哩？唯一無二的目的，豈不是來做消耗麵包的機器嗎？或是怕那宇宙間的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嗎？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現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無限的悽惶失望，知識愈多，沉悶愈苦。中國的青年，尤爲利害。因爲政治社會不安寧，家國之累，較他人爲甚，環顧宇內，精神無可寄託。從前西人唯一維繫內心之具，厥爲基督教。但是科學昌明後，第一個致命傷，便是宗教。從前在苦無可訴的時候，還得遠遠望着冥冥的天堂。現在呢，知道了，人類不是什麼上帝創造，天堂

更渺不可憑，這種宗教的麻醉劑，已是無法存在。講到哲學嗎？西方的哲人，素來只是高談玄妙，不得真際，所足恃爲人類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沒有。再如講到文學嗎？似乎應該少可慰藉，但是歐美現代的文學，完全是刺戟品，不過叫人稍醒麻木，但一切耳目口鼻所接，都足陷人於疲敝，刺戟一次，疲麻的程度又增加一次，如吃辣椒然，寢假而使舌端麻木到極點，勢非取用極辣的胡椒來刺戟不可。這種刺戟的功用，簡直如有煙癖的人，把鴉片或嗎啡提精神一般。雖精神或可暫時振起，但是這種精神，不是鴉片和嗎啡帶得來的，是預支將來的精神。所以說，一次預支，一回減少，一番刺戟，一度疲麻。現在他們的文學，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詩兩句或三句；戲劇要獨幕的好。至於荷馬但丁，屈原宋玉，那種長篇的作品，可說是不曾理會。因爲他們碌碌於舟車中，時間來不及，目的只不過取那種片時的刺戟。大大小小的，都陷於這種病的狀態中，所以他們一般有先見的人，都在遑遑求所以療治之法。我們把這看了，那麼，雖說我們在學校應求西學，而取舍自當有擇；若是不問好友，無條件的移植過來，豈非人家飲鴆，你也隨着服毒，可憐可笑孰甚！

近來國中青年界很習聞的一句話，就是『智識饑荒』，却不曉得還有一個頂要緊的『精神饑荒』。在那邊中國這種饑荒，都鬧到極點，但是只要我們知道饑荒所在，自可想方法來補救。現在精神饑荒，鬧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豈非危險！一般教導者，也不注意在這方面提倡，只天天設法怎樣將知識去裝青年的腦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後多的知識才是有用；苟無精神生活的人，爲社會計，爲個人計，都是知識少裝一點爲好。因爲無精神生活的人，知識愈多，痛苦愈甚；作反事的本領也增多。例如黃包車夫，知識粗淺，他決沒有有知識的青年這樣的煩悶；並且作惡的機會也很少。大奸慝的賣國賊，都是智識階級的人做的。由此可見，沒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識實在危險。蓋人苟無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無所指歸，生理心理並呈病態。試略分別言之：就生理言，陽剛者必至發狂自殺；陰柔者自必萎靡沉溺。再就心理言，陽剛者便悍然無顧，充分的恣求物質上的享樂，然而慾望與物質的增加率，相競騰升，故雖有妻妾宮室之奉，仍不覺快樂。陰柔者便日趨消極，成了一個競爭場上落伍的人，悽惶失望，更爲痛苦。故謂精神生活不全，爲社會

爲個人，都是知識少點的爲好。因此我可以說爲學的首要，是救精神饑荒。

救濟精神饑荒的方法，我認爲東方的——中國與印度——比較最好。東方

的學問，以精神爲出發點；西方的學問，以物質爲出發點。救知識饑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饑荒，在東方找材料。東方的人生觀，無論中國、印度，皆認物質生活爲第一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僅視爲補助精神生活的一種工具。求能保持肉體生存爲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絕對自由。精神生活，貴能對物質界宣告獨立；至少，要不受其牽掣。如吃珍味，全是獻媚於舌，並非精神上的需要。勞苦許久，僅爲一寸軟肉的奴隸，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體全部論，吃麵包亦何嘗不可以飽？甘爲肉體的奴隸，即精神爲所束縛，必能不承認舌——一寸軟肉爲我，方爲精神獨立。東方的學問道德，幾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將精神生活對客觀的物質或己身的肉體宣告獨立。佛家所謂解脫，近日所謂解放，亦即此意。客觀物質的解放尚易；最難的爲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尙不及此，所以就東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說是淺薄的，不澈底的。東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絕

對自由。

求精神生活絕對自由的方法，中國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國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講儒家，又有孟荀朱陸的不同。任各人性質機緣之異，而各擇一條路走去。所以具體的方法，很難講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見真是對的，更不能強諸君從同。但我自覺煩悶時少，自二十餘歲到現在，不敢說精神已解脫，然所以煩悶少，也是靠此一條路，以爲精神上的安慰。至於先哲教人救濟精神饑荒的方法，約有兩條：

(一) 裁抑物質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後保持精神生活的圓滿；如先平盜賊，然後組織強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國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以程朱爲例：他們說的持敬制欲，注重在應事接物上裁抑物質生活，以求達精神自由的境域。

(二) 先立高尚美滿的人生觀，自己認清楚，將精神生活確定，靠其勢力以壓抑物質生活。如此，不必細心檢點，用拘謹功夫，自能達到精神生活絕對自由。

的目的。此法可謂積極的，即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不主張一件一件去對付；且不必如此。先組織強固的政府，則地方自安；即有小醜跳梁，不必去管，自會消滅；如雪花飛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陸王皆用之。所謂『浩然之氣』，即是此意。

以上二法，我不過介紹與諸君，並非主張諸君一定要取某種方法。兩種方法雖異，而認清精神要解脫這一點却同。不過說青年時代應用的，現代所適用的，我以為採積極的方法較好。就是先立定美滿的人生觀，然後應用之以處世。至於如何的人生觀方為美滿，我却不敢說。因為我的人生觀，未見得真是對的；恐怕能認清最美滿的人生觀，只有孔子釋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現在將我的人生觀講一講；對不對，好不好，另為一問題。

我自己的人生觀，可以說是從佛經及儒書中領略得來。我確信儒家佛家有兩大相同點：

(一) 宇宙是不圓滿的，正在創造之中，待人類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動不息，

常爲缺陷，常爲未濟。若是先已造成——既濟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創造中，乃如兒童時代，生理上時時變化，這種變化，卽人類之努力；除人類活動以外，無所謂宇宙。現在的宇宙，離光明處還遠，不過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圓滿，不會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極樂世界——不知在幾千萬年之後，決非我們幾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則作事自覺快慰。以前爲個人爲社會做事，不成功或做壞了，常感煩悶。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憂的，世界離光明尚遠，在人類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過是一現相。譬如登山，雖有時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煩悶，多因希望太過；知政治之不良，以爲經一次改革，卽行完滿；及屢試而仍有缺陷，於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豈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卽根據於奢望過甚。《易經》說：『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動，而有活動，却不必往結果處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卽是此人生觀，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又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

智者樂，仁者壽。」天天快活，無一點煩悶氣象。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二)人不能單獨存在。說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我很不對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張「無我」。所謂無我，並不是將固有的我壓下或拋棄，乃根本就找不出我來。如說幾十斤的肉體是我，那麼，科學發明，證明我身體上的原質，也在諸君身上，也在樹身上。如說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說今天我講演，我已跑入諸君精神裏去了。常住學校中許多精神，變爲我的一部分。讀孔子的書及佛經，孔佛的精神，又有許多變爲我的一部分。再就社會方面說，我與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區別？許多人——不必盡是純孝——看父母比自己還重要，此卽我父母將我身之我壓小。又如夫婦之愛，有妻視其夫，或夫視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爲我呢？男子爲我，抑女子爲我？實不易分。故澈底認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講得最精，惜不能多說。）世界上本無我之存在，能體會此意，則自己作事，成敗得失，根本沒有。佛說：『有一衆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至理名言，洞若觀火。孔子也說：『誠者非但誠己』

而已也……」將爲我的私心掃除，即將許多無謂的計較掃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憂」的境界。有憂時，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爲人類——如父母、妻子、朋友、國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憂，卽所以免煩惱。

我認東方宇宙未濟人類無我之說，并非論理學的認識，實在如此。我用功雖少，但時時能看清此點，此卽我的信仰。我常覺快樂，悲愁不足擾我，卽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現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觀。至於我的人生觀，對不對，好不好，或與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問題。我在此講學，并非對於諸君有知識上的貢獻；有呢，就在這一點。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饑荒，要找方法醫治。我吃此藥，覺得有效，因此貢獻諸君採擇。世界的將來，要靠諸君努力！

時務學堂劄記殘卷序

丁酉秋，秉三與陳右銘、江建霞、黃公度、徐研甫諸公，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而啓超與唐君紱丞等同承乏講席。國中學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

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爲令諸生作劄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劄記時，師生相與坐論。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劄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覩而大譁，羣起摘之，新舊之閥，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御史某刺錄劄記全稿，中觸犯清廷忌諱者百餘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迄今將三十年，諸劄冊散佚殆盡，秉三顧辛苦守此卷，幾於秦燔後壁中尚書矣。卷中諸生有李虎村炳實、林述唐圭、田均一邦曙、蔡樹珊鍾浩，俱從絳丞死於辛丑漢口革命之役。其署名蔡艮寅者，則松坡舊名也。時第一班四十人中，松坡蓋最幼焉。啓超五十生日，秉三出茲卷爲壽，先以付印，而命爲之序。嗚呼！此固吾國教育界一有價值之史料，而啓超攬此，乃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也。民國十一年壬戌正月二十六日，新會梁啓超。

師範大學第一次畢業同學錄序

畢業之名，非達名也。言乎學業，耶？終身由之而不能盡，發憤者不知老之將至，學業之畢，其惟屬續啓手足之時已耳。言乎職業或事業，耶？家庭學校之覆育終而

對於社會之義務正起，始耳。畢云：乎哉？是故昔之屬辭者，惟於誦一什覽一文時，或稱畢業，其於學則未聞焉。就學而有所謂畢業，自今世機械的學校教育始。就學而有畢業，於是學校與社會生活始分爲兩橛。學校中業其所業，與社會渺不相屬，及其去學校也，則又舉向之所業，長揖而永謝之。嗚呼！畢則畢矣，吾不知所業爲何等，而業此者又何居也。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者，全國中等以下教育師資之所由出也。比年來教育上之功罪，斯校蓋尸其半焉。頃以時勢之要求，改建師範大學，其對於教育前途之責任益重且大。大學成立之第一年夏六月而前，此高師諸生有遵限年格當去其母校者，循俗稱則謂之畢業。諸生既倦戀其母懷而不忍離也，又懼同學之分飛索居而輔仁所資日以疏邇也，又慶幸其爲大學第一次之所謂畢業者，而自感與校之同休戚最深切也，於是列次其學籍與夫在學期間之師長及校中興革大端爲同學錄以永其念。以余比年在校中時有所講授且爲大學服務之一人也，使爲之序。余惟諸生所以自策厲與夫在校諸師長所以相訓勉者，其懿懃之言必甚多，無俟余喋喋也。余惟有一語告諸生曰：今日非諸君子畢業之時，乃諸君

子始業之時也。知其爲始業，則終其身毋或與所學者長揖而謝。雖去其校，猶未去也。人人永保持在校之精神，於去校以後，則母校之生命榮譽，得分寄遞衍焉。以長留天地間，所以愛校者，何以加此？民國十三年五月十四日新會梁啓超序。

平民教育孟祿特號序

孟祿先生來華，行將爲吾教育界挾新曙光以至矣。吾國近二十年所採之教育制度，其斲喪青年之自發力，禍且烈於軍閥。比年以來，教育界人士憂之而思革之，顧僅有理論而未能得具體辦法。蓋理論可由冥思或耳食而得，若夫實際的設施，非切按諸環境及經過之事實，則末由適當也。孟祿先生在新大陸教育界之功績，既天下所同認，今惠然來遊，其所以慰吾儕之飢渴者何量？而北京高師者，國人所仰爲教育界之總神經者也，其於今茲之調查與擘畫，所負責任益重大。平民教育雜誌，高師學團中一有力之言論機關也，今於先生來華伊始，發刊特號，以表歡迎，且以促社會之注意。吾知團中人必更有以張大先生之業，而爲吾教育前途大有造矣。謹拜手爲之序。